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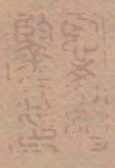
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推位遜國有虞陶唐
平民伐罪周發商湯
坐朝問道垂拱平章
養育黎民臣伏戎旅
遐邇丕服遠近罔不歸歸附之

國香流落恨正冰銷翠薄誰念
遺簪小宮天遠應想擗弟梅兄
渺、魚波望極五十絃愁滿湘
雲淒涼耿無語夢入東風雪盡

江清

夷則商國香慢

弁陽老人周密



玉潤金明記曲屏小几剪葉移根經
年泥人重見瘦影娉婷雨帶風襟
零亂步雲冷鴛筦吹春相逢舊
京洛素鬢塵滿山掌霜疑

周密(公元1232~1298年)

宋元之际书画鉴赏家，字公谨，号草窗。先世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寓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弁山，又称弁阳老人。学问渊雅，为宋右相马廷鸾所知。

跋赵孟坚画水仙图卷

南宋 周密 墨迹 纸本

凡10行，共111字。周密不以书法闻名，为书画鉴赏著述所掩，然其书亦颇具规模，运笔与结体方整精健，遒劲秀拔，深得欧阳询之瘦硬神髓，当是其晚年所书。后押齐周密之印。最后一印，仿蛟篆，乃“周王子孙”四字。

洛神賦并序

魏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宗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曹子建

余從京城言歸東藩背伊闕越棘棘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衡皋秣軺乎芝田宮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睹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覩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鬋歸兮若輕雲之蔽月

洛神賦之一

洛神賦之二

無常則若危若安進以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動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食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擊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從南湘之二姚携漢濱之遊女歎妣媧之無匹子詠牽牛之獨處揚輕桂之倚靡翳俯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幃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以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動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食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擊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裳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阻過南岫紆素領迴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子怨歲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子淚流襟之浪悼良會之永絕子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効愛子獻江南之明珠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之性神留遺情想像願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溯浮長川而忘返思絲而增慕夜耿而不寐露絲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榮悵盤桓而不能去

延祐六年八月五日吳興趙孟頫書

洛神賦

元 趙孟頫 行楷 紙本 卷裝 縱 25.8 厘米 橫 234.5 厘米

款署“子昂為清夫書”，無年月。卷末有清人費念慈據刻本抄錄的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張樞、張煊等四人跋語，知為趙孟頫45歲以前所書，是他盛年佳作之一。

此件作品融王羲之《蘭亭序》與王獻之《洛神十三行》於一體，其點拂波磔之間，使轉運行之際，皆應規入矩，合於《蘭亭》之妙。通篇神氣平和，不矜不躁，風骨秀逸而勻停合度。與子昂同時的牟獻在卷后跋云：“《洛神賦》中所謂‘翩若驚鴻，矯若游龍’者，此書蓋似之。”張樞等人跋語考證，原作前尚有《古詩十九首》之作，不知何時被人割去，其後連張樞等人的跋語亦被割去，殊為可惜。

趙孟頫(公元1254~1322年)

字子昂，別署松雪道人，因所居有歐波亭，所以人又稱之曰：“歐波”。為宋八賢王趙德芳之後，仕元，公元一三一六年，升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時稱“趙承旨”，卒贈“魏國公”，謚文敏。

趙孟頫的書法繼承了魏晉傳統，博眾長。初學宋高宗書，及長又廣泛臨習了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後欲展學大字，專攻李北海、柳公權、用筆得古法。嘗云：“結體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實道出書法真諦。

宋濂說他“留心字學甚勤，羲獻帖凡臨數百過”。他不但能學，而且能變。他的書法取李北海體勢，守二王筆法，匠心獨運，終於創出了自己的風格，被稱為“趙體”。

趙孟頫在書法史上的貢獻主要是楷書和行書，但他在篆書、隸書、草書諸方面亦有一定的造詣。傳世的趙書“六體千字文”展示了他的書法才華。

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
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襪織得哀備短
合度肩若削成骨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
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鬢峨峨備眉睞媚丹脣
以助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鷹輔承權柔情綽
疎姿艷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
奇服廣世骨像應圖披羅水之瓘繁子珥瑤碧
之華珞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
之文履曳霧縠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子步踟
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教以嬉左倚采旄
右陰桂旗攘皓腕於神許子採湍瀨之玄芝
余情悅其洲美予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
歡予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子解玉珮以
要之嗟佳人之信備差冒禮而明詩抗瓊瑤以和
余子指潛淵以為期執拳之款實子懼斯靈
之我歎感交甫之棄言子帳猶豫而狐疑收和頰
以靜志子中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
仿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擢輕軀以鶴立若將飛
而未翔踐樹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趨長吟
以慕遠子聲哀厲而彌長爾迺眾靈雜還命疇
謂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
從南湘之二姚携漢濱之遊女歎妣媯之無匹子
詠牽牛之獨處揚輕桂之倚靡翳脩袖以延佇

煥文深念前功是蓄
是究時則有夫人胡
氏妙能捐其簪珥給
其資用爰壬辰之紀
歲亟先甲以庀徒曾
幾何時志更其舊翬
飛丹拱簷牙高矗於
層霄獸啣銅鏤鋪首
輝煌於朝日大庭中
敞峻殿周羅可以對
羽節可以容鷹馭可
以陟三成之壇通九
關之奏可以鳴千石
之虞受百靈之朝氣
象偉然始與殿稱矣
於是吳興趙孟頫復

玄妙觀重修三门記之一

言身于樂不其言曰
天之慵民道若大路
未有出入不由於戶
而彼昧者他岐是驚
如面墻壁惟弗矚故
脫肩剖鑄孰教真悟
迺崇珎館迺延飈馭
閑閔洞啓端倪呈露
四達民迷有赫臨顧
咨尔羽襦壹尔志慮
陰闔陽闢恪守常度
集賢直學士朝列
大夫行江浙等處
儒學提舉吳興趙
孟頫書并篆額

青溪道人藏

天地闔闢運乎鴻樞
而乾坤為之戶日月
出入經乎黃道而卯
酉為之門是故建設
琳宮摹憲玄象外則
周垣之聯屬靈星之
橫陳內則重闈之劃
開閭闔之彷彿非崇
巖無以備制度非巨
麗無以竦視瞻惟是
勾吳之邦玄妙之觀
賜額改矣廣殿新矣
而三門甚陋萬目所
觀辟之於人神觀不
足一身之內強弱弗
年非欠歟觀之走叢

玄妙觀重修三门記之二

求記於陵陽牟獻士
木云乎哉言語云乎
哉惟帝降衷惟
皇建極回人心固有
與天下為公初無側
頗無充塞然或者舍
近而求諸遠既昧厥
元欲入而閉之門復
迷所向孰與抽關啓
鑰何異槌墮索塗是
未知玄之又玄戶之
不戶也夫始乎沖漠
者造化之樞紐極乎
高明者中庸之闈奧
蓋所謂會歸之極所
謂衆妙之門庸作銘

玄妙觀重修三门記

元 趙孟頫 紙本 縱 35.8 厘米，橫 283.8 厘米 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玄妙觀建在蘇州城內，宋時稱天慶觀，元初敕命改名。觀內道士為慶祝朝廷賜匾額而將殿堂修葺一新，於至元二十九年（公元 1292 年）動工修繕。爾後，趙孟頫的五兄孟頴請陵陽文人牟獻撰文，立碑紀念，碑文即由孟頫書寫并篆額。

此碑文末署立碑年月。从款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的官職來看，當在元大德三年（公元 1299 年）趙孟頫任此職以後。他既有書名，又任此職，自當書寫此碑。

原稿用墨略淡，墨色清醇沉潤，筆畫之間偶露行草筆致，秀勁圓熟。明人李日華評贊此碑具有唐人李北海的鴻朗、徐浩的厚重、顏真卿的精神，并譽為“天下趙碑第一”。此碑歷來被認為是趙書大楷的代表作之一。

法	像	會	藏	實	生	寺	果	院	願	及	關	觀	聚	世	院	部	趙	化	歸	無	互
自	設	建	命	追	不	蓋	示	事	安	刊	迂	至	凡	故	應	符	忠	安	之	所	森
陞	備	僧	衆	述	間	一	寐	勤	公	大	凡	元	礫	劫	元	為	惠	公	寶	於	羅
院	極	堂	緒	前	豪	念	于	重	之	藏	申	間	掃	火	寔	甲	繼	祐	藏	念	
為	殊	圓	閱	志	疑	明	燕	付	將	經	陳	兩	煨	洞	為	乙	之	丁	遂	里	
寺	勝	通	勅	再	寧	了	之	屬	北	板	皆	詣	燼	然	記	流	已	後	民	之	
扁	壬	殿	圓	度	履	洞	大	如	行	志	為	一	安	安	中	傳	是	蓮	之	遺	
今	辰	以	覺	一	踐	視	延	寧	也	滿	法	新	公	乃	更	朱	蒼	池	遺	骨	
額	受	安	期	大	真	死	壽	後	以	所	門	舊				殿	既	以			

妙严寺记之一

胡	造	世	皇	資	品	廣	芙	下	堂	珠	真	所	妙	偈	不	皆	皆	則	中	我	非	重
為	化	出	圖	類	類	推	蕖	黃	樓	光	範	造	莊	不	則	所	所	上	饒	使	佛	重
乎	超	世	尚	空	空	祖	萬	金	閣	明	模	離	嚴	吾	吾	謂	謂	鄰	益	推	心	重
	有	異	何	泥	泥	道	善	都	并	洞	清	精	城	何	何	妙	妙	日	有	廣	所	重
相	無	惟	尔	塗	塗	充	萬	地	廊	二	淨	粗	與	取	取	莊	莊	月	情	此	現	重
	其	道	佛	日	日	家	德	神	廡	含	究	佛	世	焉	焉	嚴	嚴	下	大	心	一	重
	尔	俱	并	福	福	區	均	捧	天	十	若	殊	非	乃	乃	域	域	絕	作	切	能	重
	者	功	吾	壽	壽	警	開	出	人	虛	摩	非	意	為	為	者	者	空	佛	時	有	重
		侔	儒			菽	敷	青	降	殿	尼	出		說	說	也	也	輪	事	時	是	重

妙严寺记之二

湖州妙嚴寺記

前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牟獻記撰
中順大夫楊州路
泰州尹兼勸農事
趙孟頫書并篆額
妙嚴寺本名東際距吳興郡城七十里而近曰徐林東接烏戌南對涵山西傍洪澤北臨洪城映帶清流而離絕踞塵誠一方勝境也先是宋嘉熙間是菴信上人於焉剏始結茅為廬舍板行華嚴法華宗鏡諸大部經適雙徑佛智偃谿部經師飛錫至止遂以聞禪師易東際之名深有妙嚴易東際之名深有自哉其徒古山道安同志合慮募緣建前後殿堂翼以兩廡莊嚴佛像置大藏經琅函具栞布

焉繼寧者如妙重闢三門兩廡庖福等屋繼如妙者如渭約十八開士於後殿兩廡金碧賁耀復增置良田架洪鐘繼如渭者明照方將竭慶作興未幾而逝衆以明倫繼之乃能承和願大闡前規重新佛殿達毗盧千佛閣及方丈凡寺之諸後皆沆于成顧未有以記也都寺明秀狀其事曰余友文心之來求余記若夫檀施之名氏剏建之歲月載于碑陰聞能仁氏集無邊開士於七處九會演唱雜華以世主妙嚴冠于品目之首者良有以也余老於儒業獨未暇備彈其蘊奧以理約之世主即佛心也妙嚴乃佛心中所現之事相也今

妙嚴寺記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碑刻

牟獻撰文。額題“湖州妙嚴寺記”六字。真迹明藏項元汴天籟閣，有影印本。楊守敬評云：“此碑不署年月，當在書《胆巴碑》之前，以文敏(趙孟頫)官階考之可得。书法亦不及《胆巴碑》之老健，因年而進，虽大家亦然。然无一稚笔，所以独有千古也。”

覺普慈廣照無上帝
 師之碑
 集賢學士資德大
 夫臣趙孟頫奉
 勅撰并書篆
 皇帝即位之元年有
 詔金剛上師膽
 巴賜謚大覺普慈廣
 照無上帝師勅
 臣孟頫為文并書刻
 石大都寺五年
 真定路龍興寺僧迭
 凡八奏師本住其寺
 乞利石寺中復
 勅臣孟頫為文并書
 臣孟頫預議賜謚大
 覺以言乎師之體普
 慈以言乎師之用廣

龙兴寺帝师胆巴碑之一

子也 帝師告歸
 西蕃以教門之事屬
 之於師始於五臺山
 建立道場行秘密呪
 法作諸佛事祠祭摩
 訶伽刺持戒甚嚴晝
 夜不懈屢彰神異赫
 然流聞自是德業隆
 盛人天歸敬
 武宗皇帝 皇伯
 晉王及
 今皇帝
 皇太后皆從受戒法
 下至諸王將相貴人
 委重寶為施身執弟
 子禮不可勝紀龍興
 寺建於隋世寺有金
 洞大志善象五代

龙兴寺帝师胆巴碑之二

龙兴寺帝师胆巴碑

元 赵孟頫 行楷 碑刻 卷装 纵 33.6 厘米 横 566 厘米

碑文 125 行，行 8 字；前有篆额 6 行，行 3 字，均有方界格。此碑全称《大元敕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碑》，简称《胆巴碑》，又称《龙兴寺碑》。

赵孟頫擅长各体书，尤以行楷造诣最为精深。此碑字大径寸，结体苍雄秀劲，神采焕发。于规整庄重中见超逸洒脱。堪称意在笔先，笔到法随，臻于化境。

赵的碑版大字多用行楷，各种笔画虽有一定规矩，而又运用微妙，随机变化，从而创造出雄秀苍健，风姿多彩的作品。他运笔快捷，略无停滞，苍健有力，或浓如重云，或轻如游丝，皆能秀劲稳妥，有力担千钧之势。极尽变化而又严守法度，多姿多彩，韵味无穷。

亦元救
賜龍興
寺亦覺
普慈廣
昭釋上
帝師碑



大元勅賜龍興寺大

照以言慧光之所照
臨無上以言為帝者
師既奏有自於
義甚當謹按師所生
之地曰突甘斯坦麻
童子出家事
聖師綽理哲哇為弟
子受名膽巴梵言膽
巴華言微妙先受秘
密戒法繼遊西天竺
國編參高僧受經律
論繇是深入法海博
采道要顯密兩融空
實兼照獨立三界示
衆標的至元七年與
帝師巴思八俱
至中國
帝師者
乃聖師之昆弟

普整雄辯大師永安
 等即禮請師為首住
 持元貞元年正月師
 忽謂眾僧曰將有聖
 人興起山門即為梵
 書奏
 徽仁裕聖皇太后奉
 今皇帝為大功德主
 主其寺復謂眾僧曰
 汝等繼今可日講妙
 法蓮華經孰復相代
 無有已時用召集神
 靈擁護
 聖躬受無量福香華
 果餌之費皆度我私
 財且預言
 聖德有受命之符至
 大元年東宮既建以

龙兴寺帝师胆巴碑之三

養無不備建立大道
 場邪魔及外道破滅
 無蹤跡法力所護持
 國土保安靜
 皇帝
 皇太后壽命等天地
 王宮諸眷屬下至於
 含生歸依法力故皆
 證佛菩提成就眾善
 果獲無量福德臣作
 如是言傳布於十方
 下及未來世贊歎不
 可盡
 延祐三年 月
 立石

吳興書此碑年已六十有三至年時和七年用筆猶特物缺
 以數而神方夫徒也執筆者終一終令人見之氣增一倍
 道光二十有三年歲次庚申七月庚辰十日卯之拜觀
 戊午年三月廿五日

龙兴寺帝师胆巴碑之四

銅大悲菩薩像五代
時契丹入鎮州縱火
焚寺像毀於火周人
取其銅以鑄錢宋太
祖伐河東像已毀為
之歎息僧可傳言寺
有復興之識於是為
降詔復造其像高七
十三尺遠大閣三重
以覆之旁翼之以兩
樓壯麗奇偉世未有
也繇是龍興遂為河
朔名寺方營閣有美
木自五臺山頰龍河
流出計其長短小大
多竄之數與閣材盡
合詔取以賜僧惠演
為之記師始來東土

舊邱田五十頃賜寺
為常住業師之所言
至此皆驗大德七年
師在上都彌陀院入
般涅槃現五色寶光
獲舍利無數
皇元一統天下西蕃
上師至中國不絕棕
行謹嚴具智慧神通
無如師者臣益頰為
之頌曰
師從無始刻學道不
退轉十方諸如來一
：所受記來世必成
佛住娑婆世界演說
無量義身為
帝王師度脫一切眾
黃金為宮殿七寶妙

二千石來拜謁終不為禮然黜見終未嘗拜常
捐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_二黯對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
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
數黯_二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
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
朝廷何黯多病_二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
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
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
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去麾之不去雖自謂
責者不能棄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
如黯逆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丞相和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
見也上嘗生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
黯辟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故禮如此張湯
方以吏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言責湯於上前
曰公為正卿上不能棄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
天子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
一焉非若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
束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
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念

汲黯傳

王右軍書

卷之七

汲黯字長孺，滎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適河內，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嘗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長吏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和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將俠任氣節，內行備絮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

汲黯傳

元 趙孟頫 紙本 縱 17.9 厘米 橫 17.5 厘米

共十開 20 頁，每頁 6 行，每行 16 至 18 字，凡 119 行，共 1961 字。款署“吳興趙孟頫手鈔此傳于趙雪齋”。寫于延祐七年（公元 1320 年），時年 67 歲。

這件近兩千字的作品，自始至終精神如一，首尾貫通。書寫過程中，使轉多用方筆。朱履貞《書學提要》曰：“方者，折法也，點畫波撇起止處是也，方出指，字之骨也。”因而顯得凝整沉着。其橫直撇捺，轉折之間，起收之際都是筆筆着力，一丝不苟。在字方、筆方之間又參以圓筆。所謂“圓筆”，朱履貞解釋為“用筆盘旋空中，作勢是也，圓出臂腕，字之筋也”。通篇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既適且媚，既雄強剛勁又蕭散超逸。較之早年楷書頗多蒼勁之氣。究其源，可于“氣體高異”、“骨格堅勁”的唐代李邕碑版中找出端倪，也可從褚遂良、歐陽詢“鶴游鴻戲”、“龍威虎震”中看到痕迹。此卷後文徵明題跋中有“右趙文敏公所書《史記·汲黯傳》，楷法精絕，或疑其軌方峻勁不類公書。余惟公于古人之書無所不學，嘗書歐陽氏八法以教其子，又嘗自題其所作千文云：數年前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體如此，此傳實有歐褚筆意。”但也有人認為此冊書法過於峻利，無趙書之圓熟書風，因而斷為俞和偽托之作。卷後趙孟頫落款時自題“此刻有唐人遺風，余仿佛得其筆意如此”，也可为鑒賞此卷作個嚮導。

知張湯為小吏及知湯稍益貴與黯同
位黯又非毀知湯等已而知至丞相封為侯
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
列或專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
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
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
降漢殺車之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
或匿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
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
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
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及渾邪王貢人與市者生當死者五百餘
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
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
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
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者家所鹵獲同
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

汲黯傳之二

諫詐之以餞非物以信之言羣衆之詞
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不欲因而毀
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
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
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保矣息畏
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
張湯果敗上責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
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後上以黯故
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
姑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
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
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
蓋侯信任宏一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
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延祐本九月十三日吳興趙孟頫手鈔
此傳子松雪齋此刻有唐人遺風
余彷彿得其筆意如此



我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
 湯也今天下重之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
 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聞常
 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
 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
 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和等徒懷詐飭
 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詛陷
 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
 和湯和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不說也欲誅
 之以事和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
 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
 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
 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
 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
 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捐客
 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
 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悼黯
 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
 相和如教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

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
 教良民侍養辟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
 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繼以為闕出財物于邊
 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
 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莊其
 業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
 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肯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教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
 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
 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
 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見黯為上
 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
 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
 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
 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願淮
 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
 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
 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